

望溪文集

冊六

名臣文選

卷八

望溪先生文集卷十八

雜文

兩朝

聖恩恭紀

康熙癸巳年二月

臣苞

出刑部隸漢軍三月二十三日

聖祖仁皇帝硃書戴名世案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下武英殿總
管和素翼日偕臣苞至暢春園召入南書房命撰湖南洞苗歸化碑
文稱

旨越日命著黃鐘爲萬事根本論越日命作時和年豐慶祝賦

上告諸翰林此賦卽翰林中老輩兼旬就之不能過也嗣是每以

御製詩文御書宣示南書房諸臣將命者入復輒叩曰苞見否閒與
大臣侍從論本朝文學及內閣九卿所薦士必曰視苞何如是歲八
月移蒙養齋校對

御製樂律厯算書書奏數問曰苞承校否壬寅夏

臣苞

隨蹕熱河六

月中旬

命回京充武英殿總裁浹日發

御製分類字錦序命校勘衆皆曰

上文字皆命諸臣公閱獨閱者惟故大學士孝感熊公賜履桐城張公英耳冬十有一月十三日

聖祖登假我

皇上嗣位廷議恩詔

皇帝手書數條下內閣其一以族人罪犯牽連入旗者赦歸原籍時八旗合

詔條者惟戴名世案而獄辭例不得援赦刑官特請下九卿更議卒

蒙

恩赦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五日

臣苞

拜劄謝

恩 莊親王傳

上命語

苞

朕以苞故具知此事其合族及案內肆赦皆由此其功德

不細

臣苞

驚怖感動不知涕泗之何從也始戴名世本案牽連人罪

有末減而方族附尤從重獄辭具於辛卯之冬五上五折本逾二年

癸巳春章始下蒙

恩悉免罪隸漢軍

苞

伏念獄辭奏當甚嚴而

聖祖矜疑免誅殛又免放流

臣身叨

恩待趨走內廷近十年

教誨獎掖雖無過親臣蔑以加也此

聖祖之仁所以如天而

皇上肆赦

臣

族揆之

聖祖遲疑矜恤之心實相繼承顧

臣

何人任此大德自惟愚陋衰疾

欲効涓埃之報其道靡由謹詳紀顛末俾天下萬世知

兩朝

聖人之用心蓋不欲一夫或枉其性云

聖訓恭紀

雍正元年

臣苞蒙

特恩赦許歸籍二年請假歸葬蒙

恩給假一年既事以三年三月望後九日抵京師詰旦具劄恭謝

聖恩 莊親王 果郡王入奏

上憐

臣苞弱足

特命內侍二人扶翼至養心殿入戶再進跪

御坐旁垂問

臣苞

疾所由及近狀

臣苞

喘喙氣不能任其聲

上曰汝心飫朕德復何言聽朕告汝汝昔得罪中有隱情朕得汝之

情故寬貸汝然朕所原者情也

先帝所持者法也

先帝未悉汝情而免汝大刑置諸內廷而善視汝是汝受恩於

先帝視朕有加焉如汝感朕德而微覺

先帝未察汝情不惟虧汝忠亦妨朕之孝汝思朕德卽倍思

先帝遺德則汝之忠誠見而朕之孝道亦成於時

臣苞

心折神竦追

思前事感念

聖恩有懷哽咽不能置一辭中閒

聖訓洋洋不能悉記未敢敘述最後聞

天語甚明朕惟以大公之心循道而行無非繼述

先帝志事汝老學當知此義故明告汝俾汝知朕心俾天下咸知朕

心於時

臣苞

氣少定始克仰而言曰欽承

訓辭雖古聖人之言無以過也

上顧內侍命取供御茶芽二器賜

臣苞

三拜稽首

聖容若矜閔曰朕觀汝行步良難雖供事亦稱汝力毋自強時復自

將息

臣苞

愴動伏地不能聲

上徐命內侍翼以出

臣

伏念自我

皇上御極以來凡所以敬天勤民涖官修政以推廣

先帝遺意而播諸制詔發於訓誨者皆實與典誥同揆卽茲所以訓

臣苞

使天下萬世爲臣子者聞之皆將凜然於君父之大義而興於

忠孝所以矜恤

臣苞

者使天下萬世孤微阨窮之士聞之莫不愾然

於

聖主之德意而發其中誠豈非中庸所稱言而世爲天下則者乎越
數日有

旨凡特召見及督撫提鎮入朝親聆訓諭者必敘述繕寫進呈恐有

舛誤

臣苞

以白衣領事未敢自比諸臣大學士張廷玉曰

聖恩深渥不得以無位自嫌乃宿齋敬識以俟彙進而附諸臣之末

云

通蔽

譽乎己則以爲喜毀乎己則以爲怒者心術之公患也同乎己則以爲是異乎己則以爲非者學術之公患也君子則不然譽乎己則懼焉懼無其實而掠美也毀乎己則幸焉幸吾得知而改之也同乎己則疑焉疑有所蔽而因是以自堅也異乎己則思焉去其所私以觀異術然後與道大適也蓋稱吾之善者或諛佞之虛言也非然則彼未嘗知吾之深也吾行之所由吾心之所安吾自知之而已若攻吾之惡則不當者鮮矣雖與吾有憎怨吾無其十或實有四三焉與吾言如響必中無定識者也非然則所見之偶同也若辨吾之惑則不當者鮮矣理之至者必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好獨而不厭乎人心則其爲偏惑也審矣吾友劉君古塘行直而清其爲學常自信而不疑心所不可雖古人之說不苟爲同也而好人之同乎己夫古人之說不能強吾以苟同而欲人之同乎己非心術之蔽乎知君者猶

以爲自信之過也不知者將以爲有爭氣也君與吾離羣而索居久矣會有所聞書以質之

表微

顧侍御用方窮時喪耦十有一年弗娶旣得仕納徵於李氏會

先帝之喪踰歲弗親迎或詫焉其官適罷曰吾貧未能也旣而起家爲戶部郎中擢御史掌長蘆鹽政歲賜數千金詫者滋多曰吾迫公事未暇也其娶以雍正三年冬十有一月望後一日推其心蓋謂三年中不宜有空月也問焉而不自襮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又其厚也

先帝始崩守官者各次其守余次於佛舍將歸語二三君子曰在禮公等居倚廬宜再期今旬未三終歸至家止於外不入室焉其可也聞者皆變色易容蓋俗之偷以禮爲徒觀衆人之耳目也久矣古之人事君猶事父也謂制以義而不敢違是薄於德於禮虛者也若用

方者其明於禮意乎傳其事與言俾事君者有省焉

釋言

余在江南卽聞北方之賢者曰李君剛主及與久故益信其爲人而其鄉人雜然議之嘗叩其親故所病於剛主有徵乎曰是家貧以適四方造請于州郡而取饒焉妻無子乃別居倉廩充溢而食必粢糲子婦執苦身之役親之喪赴弔者渴飢皆之逆旅而求宿焉賢者固若是乎余告之曰吾聞剛主躬耕善稼穡雖儉歲必有收未聞以干請也士友所共聞知者明索二勢家延教其子不就直撫安溪李公稱其學行於

天子不往見諸王交聘每避而之他乃以干請鈞錙銖之利乎至於食必粢糲妻妾操作而子婦從之則李氏之家法也親賓能遠赴其喪何惜旅宿剛主居湫隘家無僮婢創鉅痛甚而責以供具不亦難乎其與妻別居則余嘗叩之矣曰是多言不順吾常隱焉有女早寡

而主張更嫁吾不忍見故使別居既乃合併而陰絕焉絕之者何生異寢死異穴也合併者何生同宮而衣食之死則葬埋之也此古應出而不行之禮未可以病剛主聞者語塞而色猶疑焉他日以語剛主剛主曰人心不可謂子安以辨爲哉韓子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謗而無名者衆人也名而無謗者鄉愿也雖然美炙不如惡石謗言彰吾滋懼矣名則諸君子之過爾因并識前語作釋言

明史無任邱李少師傳

康熙辛未余始至京師華亭王司農承修明史四明萬季野館焉每質余以所疑初定列傳目錄余詫焉曰史者宇宙公器也子於吳會閒三江五湖之所環凡行身循謹名實無甚異人者多列傳而他省遠方灼灼在人耳目者反闕焉毋乃資後世以口實乎季野瞿然曰吾非敢然也吳會之人尙文藻重聲氣士大夫之終鮮不具狀誌家傳自開史館牽引傳致旬月無虛重人多爲之言他省遠方百不一

二致惟見列朝實錄人不過一二事事不過一二語郡州縣志皆略舉大凡首尾不具雖知其名其行誼事迹不可鑿空而構欲特立一傳無由捃拾成章故凡事之相連相類者以附諸大傳之後無可附則惟據實錄所載散見於諸志此所謂不可如何者也乾隆六年余將告歸任邱李法孟以其高祖少師公神道碑墓表乞爲傳余已諾而未暇爲及歸檢篋笥惟法孟手書尙存中言少師邊功著明史韃靼傳生平大節則同邑孫文正公贈公子恆麓序可徵余考明世邊患與國始終而韃靼部最劇韃靼之患正嘉閒最劇惟萬歷初俺答歸順苟安者二十年及奢力克有貳心而套部海部松部並起雜番數十種皆乘閒猖狂出沒塞下西甯以東甘涼洮岷歲無甯居關中人心搖搖自二十三年少師總制三邊諸部入寇者必挫傷大失所欲再出師分道襲擊復松山故地山陝恃以無恐者近十年其規爲方略必有可爲後法者文正稱公功成身退以出處係天下安危則

立身之本末進退之時義必可與古賢爲伍又曰奉身如奉玉則又謹於小物而百行具完今見於韉輶傳者不過命某將禦某寇出某道擊某部其克敵制勝之謀猷無一見焉是乃季野當日所僅得於實錄雖欲撫拾莫由成章而歎爲不可如何者也觀文正序公子恆麓視事北司鋤豪蠹扶忠直若置身度外與少師同符是恆麓事亦宜附公得書而公乃無傳嗚呼惜哉余感公事追思季野所云故並著之以見爲人子孫者於先祖之德善功烈鮮不欲發揚張大以爲光耀或居下處幽而無以自通國家宜著爲功令凡讜言聞於國實德施於民以及庶士庶民仁孝節義過越於尋常者子孫鄉人得實陳行跡於郡守郡守考核書二冊一下學官一升翰林典籍俾作史者得兼陳詳較而中懸衡焉庶幾輕重不失其倫公名收號次溪他日若得其碑銘及表終當爲傳以詳之

康熙甲午立秋日余在熱河夢偕先兄隨先君過尙默陳先生故居
同集者攝山汪丈清傳楊君將飲酒他客朋至忽覺已歸土街草堂
先君指畫將營西偏爲燕息之齋俄而寤先君性豪曠不可一日無
友朋常以寅及巳讀書午及申爲山澤之遊歸而飲酒憶自六合遷
金陵同好者前輩則杜濬于皇杜芥蒼略執友則王裕成公及陳先
生招呼遊談雖風雨之夕無閒時余九齡先兄年十一常奉盤匱侍
酒自兄年十四侍王父於蕪湖其後與余皆餬口四方涉歲移時乃
得歸省兄歸余常在外余歸兄常在外又計日爲行期故每侍先君
與諸先生醺集歡樂之餘私心愴動雖先君亦然而不忍言也自先
兄夭枉余始不敢遠遊而二杜及王皆前歿獨陳先生尙存而先君
少所知汪丈自南郊遷北里楊君託末契遊從最密時余以窮空復
數爲近地之遊又計偕者三其家居淩雜米鹽不可解脫追念平生
侍先君與諸公醺集時甚少而與先兄偕則尤加少焉計惟童子時

爲然爾時已知其樂而不知其後思此之悲也自先君下世汪丈亦歿楊君老而窮走四方而余禍發於不虞以辛卯冬十月赴

詔獄將行陳先生竭蹶嘔血縣門外今寒暑復四易先生近八十計此生不得再相見矣余旣編籍旗下

上哀矜使以白衣廁館閣校勘自痛邱墓無主故雖病且衰而黽勉從事蓋以

天子仁聖猶萬一冀幸焉記曰霜露旣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今茲以秋之始感於夢寐而得依父兄之側從先人之居豈其幾之先見者與抑積思所結而未必其有應也因書以徵於後焉陳先生名書汪丈名泳思楊君名修與王先生皆金陵人杜公兄弟爲黃岡人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記

記百川先生遺言

先兄百川先生曰處士則有虛聲鄉鄰親戚則有私毀譽若民之於

上利害切身不謀而同故吏自一命以上名不虛作人不可以好名相疑己不可怙過而謂民言不當有合葬其父母及前母者以位次問先生曰神道尙右而程朱所言皆尙左朱子葬其妻存東畔一位則尙左明矣若三柩同葬依古禮則父當中前母右繼母左如尊左則父當中而左右易位若父與前母旣葬父左則新祔者次於右父右則新祔者次於左又曰周禮大司樂有享先妣之樂在享先祖之前故鄭康成謂周以后稷爲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閼宮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嫄也商頌亦溯源於有娥皆諸侯不敢祖天子之義以是推之庶子於生母當別葬韓魏公葬生母胡氏柩退嫡母尺許趙炳族葬圖說引以爲據非古也

答問

兄子道永重修南郊漢前將軍關公廟問曰自書傳以來至忠大勇英略蓋世且卓見聖人之道而死於非命者莫過於公與岳忠武故